

掐得一点春

余世磊

去掐点来。快点去掐哦。——在春天，在乡下，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话。

掐——在春天里，对于乡下人来说，特别是乡下的女人，是不是用得最多的一个动作？

惊蛰过后，各种草木就开始发芽了，起薹了，开花了，抽枝了。特别是那芽，那薹，都只能用手去掐呀。

掐，百度汉语解释：动词，用指甲按；用拇指和另一个指头使劲捏或截断。我这里所说的掐，在吾乡方言里，不念“恰(qia)”音，应念“卡(ka)”音，意思也与那个掐字略有区别。掐得一点春，应该是用拇指头与其他一根手指头，不用很大的力，主要靠两个手指的指甲儿，借助其一点硬度和锋利，像指甲钳轻轻一剪，把那点儿春弄下来。似乎应该用另一个字来表达，但在浩瀚的汉语里，我似乎找不到这样一个字，只好用这掐字代了。

去掐菜薹。似乎在刚刚入春，白菜薹就抽出来，比一支毛笔稍粗。提着篮子，到菜园里掐点来吃吃。初薹极其嫩而脆，伸出手，轻轻一掐，便掐断了，手上或留些碧绿的菜汁。还是在正月里，朋来客往，或酒或肉，肠胃真的有点腻了，最想吃的还是青菜，最好吃的便是菜薹，我称之“新春第一蔬”，鲜美难言。妈妈种了几畦地白菜，天气一暖，菜薹实在太多，可以当饭吃的。再过一些日子，那菜薹长得就有点粗了，老了，结花蕊了。呵呵，这个时候，就掐不断了。不用去掐，只需用两个指头捏住，用力一折，就折断了。在吾乡方言里，也不叫折，叫捺，像写笔画捺一样，似乎也很生动。这依然是初薹，脆嫩，肉质更为肥厚。白菜的初薹都被掐了、折了，就长分枝的薹，细而且老，连着很多筋，也是难以掐下，味道不鲜且还有点苦，不吃也罢。

去掐茶叶。茶树发出一点芽头，尖尖，像个古代的枪头，谓之一枪。满山枪林立，每年的采茶忙就来到了，真像打仗一样呢。普通话谓之采茶，呵呵，采茶叶是采，采蘑菇也是采，采菊花也是采，到底是怎么个采法，未免有些抽象、模糊了。吾乡女人，常说摘茶叶或掐茶叶，摘字又何如这掐字好？你今天掐了几多？我才掐了一点点呢，真的太难掐了！是哟，每一个芽头，都得伸出手去，用两根指头及其指甲，把它掐下来。太小了，掐了一天，也不过掐得那么一点点，才盖住篮子底。不过，好在这芽头值钱，且都是现钱，收茶的老板，已等在公路上的大桥头了。据说，这刚出的，最上等的好茶，要几万个芽头才做得一斤。过些日子，有芽头展开，成一片、两片叶子，谓之一旗、两旗。掐的时候，就得稍微用力气了。还是用点心专门掐那芽头，每天收入会更高些。而再过一些日子，茶叶就开始老了，旗枪不分，这时候就不仅是掐了，而是夹杂折呀、扯呀、拉呀的动作，把那叶子、梗子一把捞了。这一把捞的茶叶就不值钱了，也不好喝，那就留自家喝吧。我的老妈妈确实老了，但总不听劝，年年春天在家掐茶叶忙，不知她这一春要掐多少下？不知她能掐得多少钱？

去掐水菊，做水菊粑吃。田里、河里水菊都被掐光了，掐了半天才掐得一把。走远点，到那湖边去，哈哈，发现了一个水菊窠，一会儿就掐了半篮；去掐地菜、苦菜、黄花草。天黑，路边发现好一丛苦菜，可哪有时间慢慢掐呀，把它们都扯起来，夜里有空慢慢掐下那嫩叶；去掐香椿苗。得快点去掐啊，现在去掐是炒鸡蛋的香椿苗，再过几天去掐，怕就只是有点涩的老树叶了……

春有多少种好样子啊？春有多少种好颜色啊？春有多少种好味道呀？不过，也就是用手掐下的那一点点，才是真正、最好的春哟！



凝望
徐群 摄

草木森森

梅润利

琉璃盏

一夜春雨，晨起推窗，庭前白玉兰在料峭清寒中擎起千百盏素白。如玉的花瓣沾着细密的雨珠，在冷风里簌簌轻颤，像悬在枝头的琉璃盏，盛着晶莹的晨光。

先花后叶，迫不及待，满树繁花传递着春气息。这株玉兰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天，其先出花苞，裹银灰绸衣，尖端晕染着若有若无的黛色，恍若笔洗中未化开的墨痕。外层密布丝绒般的茸毛，像月光织就的茧，包住内里层层叠叠的象牙白绢帛。春风一吹，外层萼片莞尔一笑，露半片蜷曲的玉色花瓣，透光处隐约可见淡青色叶脉，如同冰裂纹在羊脂玉上蜿蜒。这些将开未开的铃铛在风中轻轻摇晃，摇碎了冬天的凛冽，唤醒了春天的欣萌。

玉兰在中国有美好象征。上学前班时，校园里种了两株，那时只觉得这么大的花朵真像新娘子的头纱啊。外婆告诉我，这是玉兰花。玉兰站在树梢之上，朵朵矗立，像在眺望远方。

因为我喜欢，外婆便在庭前种下这株白玉兰。

渐渐长大，觉得玉兰花和古建筑最是相得，尤其是皖南徽派建筑。蓝天，白云，青砖，黛瓦，檐前的铃铛，被风轻轻撩乱。在一派水墨中，一树晶莹磅礴燃烧，美得如此恣肆，如此豪放，如此不遮不掩。像青春的誓言，像一个女子最美丽的年华。

玉兰开得极盛时，我常在树下驻足凝望，成群的鸟儿落在树上休憩，有人靠近时，大多四散而去，也有胆大的在树枝间蹦跳，轻啄花瓣。风温柔地吹，花瓣片片飘落。花下的我，已然青春。

玉兰花落，砰地一声，像一片美好的信笺。春天总有些扫不尽的皎白信笺，固执地要替凋零写满轮回的注脚。每一个春天，门前的玉兰都会应约而开。一年一年的开落里，人事渐改，我去了远方，缺席了它的许多花期。而外婆，她或许在某一年的春天，曾化作玉兰缀于枝头，在万千皎洁中对我微笑，可是，我已认不出她了。那朵朵琉璃盏，里面斟满怀念的露水。

菜花黄

春三月，菜花黄，一望无垠，阳光下如流动的绸缎。

故乡坐落在江心小岛，四面环水，一直沿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。第一次背井离乡是为求学，每逢春天，油菜花成了乡愁的具象，在我的身体里呼喊。

爷爷一直守着土地。八九月里，爷爷便撒下油菜种子，一场秋雨后，地里长出稀疏疏的幼芽。一个月后，幼苗便可移栽到田里。爷爷常常在薄雾笼罩的清晨巡田，与那些绿色遥看的田地，一起描绘心底的农耕心事。

冬去春来，菜苗疯长。惊蛰的雷，唤醒所有恹恹欲睡的花苞，急急如律令，迫不及待地要睁开眼看一看这热闹的人间。初始一朵两朵，如静立枝头的萤火虫。东南风熏金描彩，几天下来，它们成

了阳光的具象，满野翻涌。

儿时捉迷藏，在望不到边的菜地里迷路了。夜色四合，涂满每一处黄昏的缝隙，我开始大声哭喊。鸪声起，布谷声起，野烟弥漫。终于听到一群人喊我的名字，终于看到手电筒光在不远处划来划去，终于从无边的金黄中走出来，回到炊烟袅绕的古朴的村庄。

爷爷走的时候，油菜花正肆意绽放。油菜花会年年黄，而我在阡陌间，再也遇不到他了。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，和蔼的笑容，他宠溺我的样子，再无一人可以给予。

菜花依旧年年开。在满眼的金黄里，歌声苍远，很多鲜活的旧事旧物渐成黑白，一经泪水或春雨，便苏醒成永远的春天。

绿雏菊

阳台的花架上，矿泉水瓶中养了一盆绿雏菊。已经很久了。干黄的花上缠绕薄薄的灰纱，是小虫子织的吧。三粒小花苞就像三粒绿色的小火苗，两颗大，一颗小，紧紧挨着叶柄，怯生生的。枯菊发芽？凑近细瞧，确实是花苞，绿豆般大小。

能开吗？第二天一早，最大的那朵开了，新绿，娇羞。

这枝花还是去年国庆节我从花摊上买的。那时候我穿着小裙子。买回来没几天，寒流来袭，波斯菊、孔雀草、大丽花、月季、洋桔梗纷纷谢幕，只有雏菊依然。我将它取出插进废弃的矿泉水瓶，置于阳台一角，任其自生自灭。凛冬来临时，我已穿上厚厚的羽绒服，它却开花了。

透过瓶子，我看着它细细软软的玉米须似的根，它们是生命的来源，那么脆弱，又那么顽强。生命的诉求多么强烈，让它在如此严寒的冬天，在如此贫瘠的逼仄之地，努力开出花来。我不想矫情地拟人，但我知道，从寻常植物学的角度，这是生命本能的需求，传递生命的需求。不管它有没有意志，有没有情感，这一份本能的生命追求，都让我肃然。

想起我的学生小灿，他跟我学围棋是在二年级，挺努力，却很费力。父母见状，也泄了气，便和我提出停学的想法。小灿哭了，妈妈安慰他，他却不买账，并立誓不但学好围棋，还要全面提升文化课。接下来，他努力得让所有人感动。一年后，小灿围棋考级比赛通过，他抱着证书，泪水横流。

几天之后，绿雏菊全开了，花期颇长，从淡绿色变成纯白色，每一朵都开得那么认真，然后是静静地凋萎。生命令人敬畏。我打算在春天将它埋入土中，还它自在洒脱。新年后返城，它细细软软的根已经长得又密又多了。

立春之后，我将它种在老家土地里。春风抚桃问李时，这株小小的雏菊怯生生地站在陌生的田野上，四顾茫然。可是我知道它不会惧怕即将来临的万紫千红，它会悄悄地蓄力，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，纷纷开且落。

